

毅 諭 訥

齋 谿

對

奏 奏

疏 錄 疏





訥
谿
奏
疏

周怡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訥谿奏疏（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訥
谿
奏
疏

此 初 此
本 編 據
各 各 指
叢 叢 海
書 書 本
僅 僅 排
有 有 印

四庫全書提要

訥谿奏疏一卷。明周怡撰。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號訥谿。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怡初居吏垣。以言事忤嚴嵩。廷杖。下錦衣獄。三年。世宗感箕仙之言。得與楊爵、劉魁同出獄。未幾以熊浹劾箕仙誣妄。激世宗怒。復逮入獄。又二年始得釋。隆慶初。召爲太常寺少卿。又上疏忤中官。外調山東按察司僉事。稍遷司業。仍爲太常寺少卿以卒。平生觸犯權倖。至再至三。困踣顛連。僅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勁直忠亮。卓然爲一代完人。是集爲其弟恪所編。凡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奏疏二篇。雖卷帙無多。而生氣凜然。猶足以見其梗概也。卷末乞休一疏。註曰。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者。大學士李春芳號也。蓋怡放廢以後。不欲再出。而春芳以穆宗新政。欲獎用直臣。故格之不能上達。然怡訖不得大用。殆亦如郭公之善善歟。

訥谿奏疏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督撫大臣罔上不忠乞賜諭責以振風紀事

明 周 怡 撰

竊惟撫按之臣受天子明命分理一方生民休戚賴以蘇息苟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一方瞻仰之大則所以惕心飭躬慎官畏法真如負重而涉淵冰寧肯專恣自大廢法徇情自戾官方耶今天下爲朝廷牧赤子專則守令次則藩臬爲撫按者留意賢否欽慎自嚴則下觀而敬畏生賢者勤而貞志彌篤不肖者憚而非忿潛消其利濟一方甚大況甄別嚴明孰敢越志近觀某舉劾方面守令二疏臣等竊不自安者數日某以其官則兵部尙書其權則右都御史其責則提督巡撫其地則兩廣實朝廷之選方邊徼朝廷所以隆其秩位重其權任非以侈大某之身蓋以遠方之民蒙朝廷之德化視畿甸近藩爲杳遠故命之重臣欲其敷宣皇化覃洽海濱如畿甸近藩甚盛意也爲某者肯一念及此其所舉動必不苟且輕易今於兩廣布按二司止舉以市恩獨以一部指揮僉事某劾以藉口兩廣猖獗寇竊東剽西掠日有警傳文德武備不宜偏有輕重今惟舉文劾武重俎豆而輕介冑非所以爲勸豈惟南越之將士憤快今西地多事之日嬰鋒蹈刃則責之以死命而舉賢旌能獨不錄其徵長搜瑕索疵獨於此輩深刻臣恐武夫聞之解體難望其臨敵有血戰死綏之志兩廣所轄郡邑寔繁見任守令廢怠官守者寧無數人本官於廣東則

劾雷州府知府葉某某。於廣西則劾柳州府知府戴某。及查本官及巡按同日報缺官本內。柳州府知府戴某。已於四月初五日准告致仕。本官劾疏發於四月二十日。據傳聞之言。戴某於四月初五日。已前已經離任回籍去訖。又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官報缺官本內。雷州府知府葉某某。已於本年十月二日丁憂去訖。二臣之衰老廢敗。亦有年矣。一則以去任踰年而始劾之一。則以去任踰月而猶劾之。無乃以見任者情勢難言。假以去任者朦朧塞責。苟且欺罔。莫此爲大。舉刺本以激揚。今反以長惡遂姦。何可望其廉貪而貞淫耶。觀所劾。則知所舉多徇情。不可以盡信。觀舉劾一事。則知經略他務多虛應。不可以爲賴。叨竊大位。大祿。大權。而苟且欺罔如此。臣竊爲朝廷不平焉。臣據事論事。知其無以人事君之忠。其諸風聞之言。不敢一槩妄瀆聖聽。伏惟陛下軫念民瘼。不遺遐方。勅下吏部都察院參論其素行。議擬去留。上請宸斷。或嚴示戒罰。以責晚効。仍令該部通行各處撫按。以後舉刺。不許徇情市恩。苟且欺罔。有負任使。庶官箴有嚴。法守不墮。而風紀振揚。非小補也。臣待罪言責。義不敢默。惟聖明宏納。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竭瀝血忱。懇祈天鑒。非常變異。詔求直言。通行中外。痛如修省。以答天心。罔極仁愛事。

臣愚竊謂穹然上覆者天也。隕然下載者地也。巍然首出繼天地而立極者帝也。天地奠位者常也。如日月星辰風雷雲霧海嶽泉石人物之類。一失其常。則皆謂之變也。人君之位曰天位。祿曰天祿。事曰天工。

語曰天語。禮曰天秩。典曰天敘。命德曰天命。討罪曰天討。以昭人君卽天也。不言地者。統天之尊也。天地之常人君之常也。天地之變。人君卽引以自咎。通行警戒大小臣工。各勵修省。期以復于常也。近照欽天監奏稱。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不及三分。且日未出時候。卽同不食。免行救護。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愚竊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食。天變之大者也。雖曰少食卽同不食。臣則以爲與其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也。正月之朔。乃歲之首也。月之首也。日之首也。其食在日未出時。則又時之首也。是可謂之大變耶。臣愚竊窺天象。有符聖功。聖人慎獨之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在幽暗隱微之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戰兢惕厲。夙夜憂勤。此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也。故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日之未出者。食而旋復。卽不見是圖。不遠之復之象也。伏觀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昕夕無間。聖德格天。切憂勤之心。致中和之極。宜天地位而萬物育。無所變異。然古人以天變不作爲天意忘棄。以天變之見爲天心仁愛。是則天變實所以資聖功也。且承君之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臣職不修。則化理自虧。天象之變。必不虛生。近照禮部類奏災異。奉聖旨是。上天仁愛。災異疊見。以示警告。事關朕躬的。知道了。便通行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以回天意。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聖心懇切。不自滿足。誠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視彼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大不侔矣。去旣通行修省。臣似不必贅也。而復喋喋者。竊以憂勤惕厲而無間者。聖心也。安常襲故者。臣下之積痼也。類奏災異。乃禮部每年歲終之常例也。其不以常行文移了。

未完故事之心視之者鮮矣。更望皇上俯念元且日食非常之異，特發明詔求直言，通行中外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共圖維新之治。夫直言者，盛世事也。故曰：主聖則臣直。禹之告舜，則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姬且之告成王，則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夫聖莫過於大舜，其不爲丹朱，曾謂禹猶不知耶。成王嗣周之初，其不宜指以亡國之主，曾謂姬且有不知耶。而二臣直言如是，此見虞周君臣和氣，洽於上下，略無猜疑，所以更相飭戒，用成迓衡之治。所謂泰和元氣，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誠爲知言。後世忠臣，務爲諷諫，意非不美，第言辭微婉，未免蔽晦本意。莫若直言直指，尤爲光明。何事爲今日大難，而最當先務者？何事爲今日大費，而最當先罷者？何人爲大賢，而爲今日當先舉者？何人爲大蠹，而爲今日當先退者？何事爲今日最所忌諱，而難言者？何事爲今日最爲緊要，而難行者？何刑爲枉，而當正者？何賞爲濫，而當節者？凡有關於時政，務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白直陳，毋晦正意。萬一所陳有可裨補聖德者，不妨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盛而益求其盛。將見行之日，而臣民稱聖，傳之後世。而史冊生輝，各該衙門官員，將奉德意，將見賢者益自砥礪，而勇於爲善，中才益自振作，而求入於善，不賢者亦知所畏懼，而改行以從善矣。陛下和德於上，自宰相以至百執事，和政於下，百姓泰和於天下，天地呈祥，神人胥慶。實我明萬萬世無疆之福，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微臣一念忠赤，冒昧進言，伏蒙天鑒，雖萬死亦無辭也。謹題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人心。亟罷不職大臣。以重禦侮根本事。

臣竊惟連歲敵人大肆寇逼。更番迭入。殘困山西。震驚畿甸。人皆知籌邊失策。由撫總之臣不職。以致鄰敵輕忽。突來突去。肆無忌憚。不知邊臣不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之所致。不於根本之圖。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馬錢糧。根本之地。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雖有良巡撫。名總兵。亦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尙書李如圭之理錢糧。是果有經國之謀者乎。今當邊圍多事。主客官兵所急需者。惟在糧草。一有不繼。則難以號令而策勵之。各鎮撫臣。每有題請。荷蒙皇上俞允。下之戶部議處。如圭昏然醉夢。漫不經心。該部司官各以職掌呈議。方且悻目視之。叱言邊鎮之事。自有邊鎮之臣當處。何預戶部動爲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尙當悉心踴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於要急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闕茸無爲。誤事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地方屢遭兵革。土匱聖心軫念生靈。去歲蠲免稅糧二年。今又蠲免二年。又發內帑之銀。專命大臣賑濟。其憂深慮切。真痲瘵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訪得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比時戶部尙書李如圭貪受賄賂。不思大計。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壹錢。該加銀貳萬肆千餘兩。原價每石折色叁錢伍分。遵行已久。尙且歲有積欠。無能追納。河南巡撫都御史魏某某。因地方時勢之難。又經題奏。戶部宜圖上下經久之計。大爲處置。如圭竟不爲之一處。臣見舊逋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

人齎銀壹萬餘兩。賂送李如圭等。乃爲覆題。仍准加銀壹錢。周府分派祿米每石扣支銀伍分。該銀壹萬貳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閔然不平。許呈巡撫等衙門。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係天潢一派。帝室懿親。其應得祿米。自有定數。應增應減。自有法例。其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查前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處。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於王室至親。尙敢好貪不法。而況於其他耶。夫以大臣而志在貪利。則於國事宜其昏然而莫之理也。河南見鞠其獄。明證指驗。人人得而知之。況河南連歲災傷。河南邊防之費。困不可支。今又歲增銀貳萬肆千餘兩。巡撫知其難而處之。戶部獨忍不爲之一處耶。況今日大功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朝廷之帑藏已虛。百姓之膏脂亦竭。雖各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皆有孝敬之心。各獻金銀。以助朝廷之萬一。寧得於祿米定價。更欲求加以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罔思國計。徒負癯瘠之軀。四維不知。無異土木之偶。一籌莫展。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霑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尙何望其生財足用。以給邊防之需耶。如圭不能。欲求錢糧之有調度充足。決不可得也。其兵部尙書張瓚之司兵馬。是果有折衝之才者乎。屢經言官論劾。不知求退。每荷皇上姑留。罔知報効。凡一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盡取諸私囊。無非借貸於巨室。一得陞補。卽遂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痛念邊毒。重惟主憂。不受一賂。而用智勇之將。其爲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爲危急之日。雖擢用

不計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何賴於瓚而尙可任用之耶。以爲福將耶。則今日折衝非才明矣。以爲罷瓚則無能代者。自古無借才之憂。堂堂天下。豈以無人爲患耶。往者陝西奏徵倖之功。本兵先蒙殊賞。廕子錦衣。該司郎中王某某。卽陞應天府府丞。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實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其仍有當連及者。亦宜詳議可否。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卽近日山西被兵搶掠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在京常川往來。瓜探消息。緩急以爲之備。巡撫山西都御史劉某乃厚賞之。該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職方司郎中楊某公然揚言士夫慶敵之困。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瓚等職掌本兵。九法罔建。乃互爲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甘心貪昧。下犯人言而不恤。尙何望其折衝萬里耶。張瓚不罷。欲求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是二人者。不宜一日居乎其位者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尙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日薄桑榆。步履艱難。足欲前而屢卻。氣血衰憊。志欲銳而莫遂。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兒戲。此可觀謀矣。團營之兵。挑選精銳。內以爲王室干城之重衛。外以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厲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以備萬里之長城。今天和果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猷者乎。竊謂其自知必不能也。重兵要務之地。非養老圖安之所。若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國家之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今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能前。合口容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朝廷命廷臣集議。更置撫臣。博求將材。又命勳臣

傳諭戶兵。其所以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計出萬全。戰可百克。大宣威於沙漠。以解邊民倒懸之望。快中外雲霓之心。以致聖心焦勞。慮傷心血。主憂臣辱。分義不容己者。一時大小臣工。罔不思忘生狗國。奮勇敵愾。以紓皇上西顧之憂。而重要之地。尙使匪人充之。則無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是亦尋常虛應故事而已。未見其實。修內攘外。爲匡國安邊之圖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陲。重圖根本。施大威斷。慎簡重臣。或令自陳。或令致仕。早賜罷黜。速易賢才。以圖億萬年長久之計。以振今日中興之治。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臣待罪言職。深隱時艱。但知一得爲國之忠。不顧衆怒殺身之禍。惟聖明留神裁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無任殫越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

竊惟治理之要。莫先於用人。勸懲之機。莫要於揚激。伏覩勅諭。巡按御史。必曰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朝廷之予奪。部院之考察。皆據撫按舉劾之疏。舉劾之典。誠鼓舞人才。轉移治亂。關係匪輕。不可不慎也。是故舉劾當。則剛正廉明者定。而貪暴卑諂者遠。舉劾濫。則剛正廉明者恥。而貪暴卑諂者肆矣。部院據監司之舉劾。考庶官之賢否。而監司之賢否。亦於此焉辨。史曰。達視其所舉是已。何也。水流濕。火就燥。各以類從也。近閱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陸杰。論官屬賢否。境內人才各疏。其所論薦。果協公論與否。臣不能悉知。但平居論人。咸謂才難。今觀本官所舉。未免雜濫太甚。卽今日之方面。既有舉而無劾。則來年之考察。宜有陟而無黜也。照磨縣丞。非謂無賢。竊謂天地似廣。未必若是多賢爾。其一疏薦大冶縣主簿郭

某某。則曰縣知有丞而不聞有令。其一疏薦大冶縣知縣張朝錫。則曰端謹自持而民隱恤。剛柔相濟而邑政修。夫既不聞有令。張朝錫又何爲而薦耶。兩疏並舉。自爲矛盾。其薦境內二人。而膠道南與焉。夫道南。何如人也。人品鄙劣。心行汙穢。貪淫邪媚。里閭所賤惡。縉紳所不齒者。卽有華藻靡詞。不過雕蟲小技。非有本之學。理到之言。居可訓俗。出可華國者也。已燼之灰。夢想再然。旣腐之木。妄覩復發。在道南蓋晝夜未忘。寢食在念也。苦恨無階可進。漫自獻頌。希圖使其在位。猶當力詆屏斥。以清仕班。今旣考察不謹。奉有明旨。閑住。是舉朝公論。衆以爲不可而退者。非若偶遭譴謫。或一二人之論劾者。可同日語也。杰或不知而舉之。不明也。知而舉之不忠也。不明不忠。將焉用之。杰之大槩。昭然于所舉見之矣。臣又見近日各處巡撫舉薦太濫。大抵資秩已崇。類皆援結自固。甚者因而爲利。又其下也。況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該考察天下來朝官員賢否。雖曰黜幽陟明。而黜尤最重。若不嚴行申明。未免承訛襲舛。虛應故事。賢不肖無所勸懲。而治理荒矣。伏乞陛下軫念生靈。圖惟治理。降勅切責陸杰。引用匪人。大虧忠藎。薄示懲罰。仍勅吏部查照該部近題。准事理申諭各處撫按。悉心博訪。務要甄別賢否。無惑人言。無持兩可。無徇鄉故。無偏愛憎。無悅諂佞。而醜正直。無庇權要。而疏孤寒。除撫按接任未及三月者。不必舉劾外。其餘無分遠近。俱限二十二年十一月以裏。各具所屬賢否實跡奏聞。其例不舉劾者。明開揭帖。定註的確考語。另送部院查考。來年考察。衆以爲可黜者。查撫按之疏。卻在舉列。則撫按連坐。爲妄舉者戒。庶舉劾精嚴。勸懲得體。賢者日興。不賢者日遠。而治化彰矣。其境內人才。務要察其才德。果係天下之望。去位非有不滿之

罪方許論薦。其鄉評素短。善狀不聞。不許徇私妄舉。以爲他日起用之地。其有違例舉者。罪深作俑。惡同圮族。聽部院考察科道論劾。則公是定而士風端。其於治化。豈曰小補之哉。臣待罪該科。義不容默。惟聖明宏納。庶官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狂瀆。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緣係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姦愴輔臣。欺罔專恣。懇乞聖明。早辨嚴絕。以防微杜漸事。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伏蒙陛下勅令禮部尙書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卽論重位不宜任以匪人。旣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於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真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等之言。真爲未是。而不用耶。蓋以嵩之奔走於陛下左右。亦有年矣。其心術之奸回。行檢之污穢。人品之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營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深圖報。因言知恥。飭躬勵行。改惡自新。嵩未必無人心者。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真若沈於苦海。又云。八泥往事。爲嵩計者。宜蚤夜以思。上感聖明。簡任殊遇。於衆怒羣猜之日。下聽人言。顯詆微譏。以崇凶極醜之名。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幾上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下可以少息人言之責望。不宜積迷不悟。就下不返。長負國恩。反讐公是。卒自同於盧杞。裴延齡。同流近於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內。又蒙陛下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殊錫異數。日新歲盛。嵩自揣分遭際奇逢。卽殺身以報。猶爲恆情。古云。士爲知己者死。況一身復荷聖明之陶鑄耶。陛下錫以忠勤敏達四字。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金錢愧

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敏與達矣。抑未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上以增聖明用人之光。下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于此。嵩自翟鑾臥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權之時。凡近日陛下於在廷諸臣。小懲大戒。無非激勵策。共圖治理。中外警惕。罔不戒省。此卽日月之明。雷霆之威。人所共見共聞者也。爲輔臣者。卽有稟擬諫旨之役。亦不過贊理化育。而從違可否。出自朝廷。孰敢竊以爲威福耶。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而有作威作福者。必害于而家。凶于而室。典刑具在。孰敢不欽。嵩乃揚揚自竊爲威福。遂使待罪承恩者。車馬駢集于私門。少不順附者。卽有播弄。近如王堯封其爲人不齒于士論鄉評。人人知之。嵩等不知何故。乃欲援引。卻妄稱陛下之意。欲用之。親約吏部尙書許讚到東閣。傳示聖意。比該部猶以未見的實。且未推舉。及奉明旨。再推兩員來看。欽此。然後以王堯封推上。果蒙欽點。一時大小諸臣。驚愕無措。以爲聖嚮方切。姑各忍而未言。果能不負。則亦已矣。如其誤事。言之未晚也。茲南京科道等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卽奉明旨。王堯封著照前旨。不許推用。這員缺另推兩員來看。欽此。綸音煥赫。宸諭煌煌。中外諸臣。豁然痛快。至明至斷。乃聖乃堯。舜其猶病諸。不意聖明之世。嵩等乃敢欺罔。一至於此耶。卽陛下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其未可。堅執以爲不敢奉詔。不宜依阿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則嵩等欺罔之罪。律例昭然。嵩又嘗對人言。卽今翟鑾病久不出。嘗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兼之爲難。陛下稱以古昔周公亦只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毛竦汗流。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可也。尙可。